

话剧中探索人生

田雨是北京人，他家不远处是人民剧院，小时候他没少去蹭戏。他还有个哥哥叫田雷，两人的名字合起来，刚好是话剧《雷雨》。这些巧合或许开启了田雨和表演的缘分。

1995年，田雨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，被顺利录取。在大学里，他一门心思只顾演戏。老师们也很器重这个努力的小伙，毕业演出时，四台大戏，田雨主演了三台。

就在大家以为他的前途一片光明时，田雨做梦也想不到的是，毕业后他迎来的却是十几年的默默无闻。他再没演过主角，好不容易参演了几部电影，也没溅起丁点水花。

演了几年影视剧后，田雨开始在话剧上发力：《萨勒姆的女巫》《俄亥俄小姐》《厕所》《地质师》……他的身影出现在林兆华、王晓鹰等话剧界顶级导演的作品中，他在话剧舞台上体会着世间百味，探索着悲喜人生。

2006年，田雨参演了赖声川导演的话剧《暗恋桃花源》。对田雨来说，这次演出是一件大事，因为他体会到了一个哲理：生活，好到一定程度就会变坏，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变好。这让田雨的心境发生了变化——自己的情况还能坏到什么程度？慢慢打磨演技，也许这种不温不火的状态对自己来说刚刚好。

于是那段时间，为了向别人学习表演，他可以一口气看五部电影。因为演的都是些小人物，他也在生活中更加细心地观察普通人，他把所发现的小人物身上的特点一一积累起来，再揉进自己的表演中，演技更加精湛起来。

/ 旁观娱乐 /

《庆余年2》那口气差在哪里？

文/银杏

泼天的热度与流量之下，《庆余年2》收官，7.0的评分令人有些意外，不仅低于之前《庆余年》的7.9，离今年播出的多部剧集评分也尚有差距。

作为一名在五年前追过第一部的观众，观看《庆余年2》的一个真实体验是，它并不会带来《庆余年》开播时的那种“根本停不下来”的感觉，在追剧的过程中很容易分心，简单来说，它显得不够“爽”了。

而所谓的“爽”，就像一档备受称赞的脱口秀表演，演员需要用话题表达、文化背景和复杂的技术演绎，对笑点进行包装，让观众不仅笑得出来，还要笑得很自然，在“爽”的同时不会觉得“low”……有底气，有文化，之前的《庆余年》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但从2019年到如今，五年里市场其实已经“变天”了，一山更有一山高，讲究的就是直击人性。在反复的刺激下，观众的“爽感阈值”也在不断地被提高。

田雨：
甘当绿叶
不争不抢

要说最近热度最高的剧，非《庆余年第二季》莫属！不久前，这部剧刚在央视八套迎来大结局，又马上在东方卫视、浙江卫视二轮上星。除了一众主角，剧中十分亮眼的角色还有配角王启年。他是全剧的喜剧担当，由演员田雨饰演。而田雨本人也是业内公认的“黄金配角”之一，四年前曾凭借《庆余年》获得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奖。在田雨看来，“所有角色都是反映主题的，我们只不过是把人物鲜明生动地呈现出来，无所谓主角、配角，合适的就是最好的。”

文/小周

公认的“黄金配角”

是金子总会发光。2015年，电影《夏洛特烦恼》找到田雨，他接下了王老师这个角色。

虽然只是个配角，但田雨演活了王老师的精明搞笑。王老师的那些梗，至今依然被人津津乐道：说出送过什么礼，才能记起学生的名字；被学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却能在学生被欺负时出手相救……

人行第16年，王老师这个角色让田雨第一次体会到“火了”的滋味。这一年，田雨40岁。

之后，他得到了更多演出机会：《骄阳伴我》里诙谐幽默的前夫哥、《奇迹笨小孩》中善良正直的梁永诚、《坚如磐石》中深藏不露的唐大年……虽然依旧不是C位，但无论戏份多少，田雨总能把每个绿叶角色都演绎得十分出彩，这也让他逐渐成为公认的“黄金配角”之一。

最出彩的，无疑是《庆余年》里的王启年。王启年是个形象丰满的小人物，他贪恋钱财也疼爱妻女，耍小聪明却看重义气。在田雨的表演下，王启年的一举手、一投足、一出口，都能让人忍俊不禁，而且看起来自然不做作。

随着《庆余年》的热播，田雨的知名度也一同飙升，2020年他还将白玉兰最佳男配角奖收入囊中。当时，评委会献给他的颁奖词是：“田雨善于诠释小人物的喜怒哀乐，不争不抢，不怒不嗔，甘当绿叶，将自己完美的表演奉献给了整部戏。”

即使有了名气，田雨对自己的走红有着清醒的认识：“我不算爆红，对爆红也没有期待，我还是要过好我自己的日子。”所以，他依旧勤奋努力，把主要精力放在演戏上，就像他的微博头像，脸是自己，身子却是小蜜蜂。

这么一来，《庆余年2》就显得节奏过慢、过于保守，甚至有一种怎么都挠不到最痒处的感觉，对观众的期待值而言，感受到的是一种“降维打击”。

那权谋，有没有可能成为《庆余年2》脱颖而出的亮点？

很可惜，也没有。该剧开篇的权谋，整体还停留在“权谋过家家”的阶段，假死的范闲毫无顾忌地直接回到京都，更像是一种“被偏爱的有恃无恐”。

比如，当他以正式身份回到庆帝身边，与几位皇子一起就餐时，明明之前有很多时间与庆帝独处并单独汇报的他，偏偏选择了当众露面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二皇子……最终导致“权谋不够、段子来凑”这样的评价出现，毕竟大家都很难相信，范闲敢于在六人饭局里直接给二皇子“下毒”，演员的那种信念感与呈现出的紧张感，很难引发观众共情。

再回顾2019年，《庆余年》的46集在剧集

市场里还算不上很长，毕竟新丽在前一年还推出了87集的《如懿传》，但如今40集已成为长剧标配，随着短视频时代开启，观众的耐心也被逐渐消磨，观剧习惯的改变，导致《庆余年2》既要满足第一部《庆余年》粉丝的习惯喜好，将幽默段子和偶尔用现代话插科打诨的风格继承下来，又要做一些符合当下观众喜好的变化，于是明显感到演员们演得更用力了，在权谋戏份时的“飚戏感”更强了。

所以，IP大获成功的首作，既是荣誉又是枷锁，想要获得更大的成功，就必须在创作之初就瞄准“最大公约数观众”，这很可能带来一种“戴着脚镣跳舞”的创作氛围，第二部的创作远没有第一部那么自由，这是一个通识。

某种程度上，“造爆款易，创国民难”，每年的爆款总有那么十几部，但每年能出几个国民级别的剧，都得看天时地利人和，没人能提前看到答案。